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本韻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本韻〇賦也，下同。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本韻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本韻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本韻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本韻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本韻○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本韻夙興夜寐灑埽庭內本韻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本韻○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本韻○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本韻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本韻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本韻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本韻○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本韻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大有神理

曰不顯莫予云覯本韻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本韻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
不愆于儀本韻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本韻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本韻○荏染
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本韻其唯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行字通韻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本韻○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本韻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
成本韻○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

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本韻○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本韻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本韻

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葺

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
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
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撥以
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竇之初
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
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懿之說而他詩
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
作爲抑也抑抑毛傳訓密也若懿自訓美
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隅內嚴密則
外見廉隅也若作懿則爲美美威儀句既

淺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而遂不別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著者如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皆適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既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得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相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岐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有兩事夾雜可爲文者自警既使人誦而聽然則聽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改悟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然何難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事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此實錄也或曲說謂追刺何以云其在于今聽用我謀等語乎則武公無刺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功與自警意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可見者柰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尚可用乎否乎尤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顚倒黑白錯互可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惑其說故
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詧之所以爲得者國
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
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
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
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
民之事慎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
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
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氏解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且國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國乎又曰亦聿既耄四也嗟嗟文義之不通而尚云通經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此云亦聿既耄承上章而言方抱子時忽然耄矣凡詩語一章深一層皆然也何爲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爲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按淇澳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

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子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明其云取其得者正墮序之雲霧不淺耳

或妄從集傳者謂臣不可稱君爲小子是武公自謂按鄭氏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此固近鑿若嚴氏田舊說以小子爲斥王左傳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

是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斥王爲小子也然則此此詩非武公爲世子作明矣何玄子曰又有引天保卷耳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嚴何二氏皆從序此爲拼駁之言今錄取之者以見宋明之儒亦多有主小子爲斥王者但其書不傳耳今試將十章十二章於乎小子下文平心讀去還是自警還是刺王必得其解不煩多說矣

一章靡哲不愚此一句古今通病猶俗云聰

明人慣作懞懂事是也○十章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蘇氏曰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不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豈有蚤知而晚成之乎言王之不能有成由不知也此解爲順集傳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未允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叶上句逈篇韻譜韻不殄心憂本韻叶第一第三句倉兄塡兮倬彼

旻天寧不我矜本韻而賦也○比○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本韻賦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本韻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叶第一第三第五句至今為梗本韻也○賦○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叶第一第三句其第五句通韻孔棘我圉本韻賦也○○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叶第一第三第五句載胥及溺本韻賦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叶第一句通韻荓云不逮。本韻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本韻比而賦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叶第三第五句以念穹蒼。本韻賦也○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本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本韻賦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本韻興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本韻賦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本韻賦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本韻而賦也。比。○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本韻而賦也。比。○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本韻賦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本韻賦也。○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本韻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本謂賦也○

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爲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何玄子曰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榮夷公輩發也

一章 塡塡塞之意愴怳塡塞于胸也○ 二章 民靡有黎猶鬬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以入字縮爲四字簡妙亦倒字句猶云黎民靡有也○ 三章 蔑資無所資賴也集傳以資作

咎非○五章執熱執勞煩熱也逝往也謂執勞煩熱之人誰能不往而洗濯其體乎逝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解此皆以執熱為執持熱物幾曾見人執持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餘詳孟子通論引此詩下或亦知執熱為執持熱物之非孫文融解為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伯敬解為熱不可解何玄子解為盛暑之時誰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濯竟無一通者○六章好是稼穡請句為下章降此蟊賊

以害稼穡言也○九章維谷嚴氏曰言進退
皆窮如陷山谷然毛傳直訓爲窮未明○
十一章姪炳曰荼惟以苦名無毒孔氏曰荼苦
葉毒螫蟲皆惡物本爲二物集傳乃曰荼
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其
附會如此○十二章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藏之
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誣君子非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文來謂聽
彼之言則喜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
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人爲政我以

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十六章覆背善詈詈背善卽上章善背謂覆爲背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雖曰匪予匪非也謂雖必以予言爲非然不能自已既爲爾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本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也本韻下同○賦○旱既大甚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臨字通韻餘本韻○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本韻○旱
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本韻○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本韻○旱既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本韻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本韻 ○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 本韻

此述宣王憂旱之詩小序謂仍叔美宣王
未有考也

章棫樸篇以雲漢喻文章則曰爲章此以雲漢言旱則曰昭回○七章散無友紀君以臣爲友今以旱故將離散無紀矣亦倒字句謂友散無紀也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未聞友之訓綱也鞠哉庶正疚哉冢宰此兩句歎庶正冢宰也其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此諸臣者無人不肯周救無以不能而遂止也周救只是各爲救旱之義非周給百姓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本韻 與
也下同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本韻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本韻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本韻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本韻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本韻 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本韻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本韻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本韻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本韻○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本韻○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本韻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本韻首句叶○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本韻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尹吉甫所作詩已言之矣小序謂美宣王集傳謂王之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集傳較是或駁之以爲如朋

友送行之詩不當列于大雅非也王之元舅出封于謝何等大事贈送之篇可無錄耶

一章一甫舊皆謂甫侯嚴氏則以爲仲山甫曰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義矣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契稷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此說似是何玄子為之叢實曰或謂吉甫既為作詩之人二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為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為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為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並存之

此與下篇皆吉甫所作理明詞順俊快自

得與桑柔雲漢之古拗稍不類宣王與厲

王時文章風氣已有升降如此

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

風第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崧高八章章八句

○三○百○箸○永○群○好○此○蓋○生○祇○王○之○世○交○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本韻

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本韻

賦也〔下同〕○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賦字叶韻餘木韻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首二句無韻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本韻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本韻○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本韻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本韻○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本韻○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本韻○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本韻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

甫城彼東方本韻〇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〇亦〇用〇風〇字
甫徂齊式遄其歸本韻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此更作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通韻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
詩美之集傳謂作詩送之按美與送所爭
亦無多耶仲與侯序必謂美宣王駁集傳
謂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與腐儒
之見詩末句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讀詩乎

一章予向有庸言錄中一則論釋經之義今

錄于此曰孟子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之釋詩也天生烝民句可不用釋有物有則句上用一故字便見頂上文來中加一必字便見二有字是側落非平對民之秉彝下加一也字好是懿德上加一故字便使二句有磁引針珀吸草之妙而秉彝懿德諸板實字亦復點睛欲飛計本文十六字釋之亦廿六字而惟用

四虛字餘俱本字後人解一兩句有用數十百字尚未如此明晰者眞可愧死況乎猶有誤解者哉○

四章 肅肅王命二句承上章出納王命而言邦國若否二句承上章賦政于外而言

烝民八章章八句

、起、得、莊、重、有、儒、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 本韻 夙夜匪懈虔共爾位 本韻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本韻

○賦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

下同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本韻 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本韻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本韻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本韻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本韻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本韻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本韻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

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本韻○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是百蠻本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本韻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本韻

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按序但謂宣王涉泛且謂能錫命諸侯按錫命之語已見于詩不必更標舉為宣王誇大也惟謂尹吉甫作筆意

差近但未見其必然集傳駁其未有据然則亦非全無据耳

此韓侯初立入覲宣王遣其歸國顯父餞之詩人美之之作

一章 封韓侯從韓地言起言韓地從梁山言起言梁山歸功于禹甸起法律森然亦倣信南山篇起法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以宣王配禹如此說詩固矣嚴氏則是毛傳而惟以孔疏美韓侯復禹之功語爲非亦固傳箋及疏之

失可勝駁耶王親命之以下命辭也不庭

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本此常武徐方來

庭來庭不庭之反戎汝也○三章屠杜古通

用晉有杜蒯亦作屠蒯漢志註云古杜伯

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

十里○四章汾王之甥指韓姞或謂指蹶父

大謬然則蹶父之父固尚帝女也韓侯顧

之爛其盈門韓侯之門也此言御車入門

時詩由親迎言起以至于歸首尾周匝而

不言若何于歸但從韓侯顧之上見筆意

在隱躍之間殊妙于方賞之適閱嚴氏曰
其妻出于蹶父之門韓侯回顧而視之增回笑字可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
兩點蹶父之門唯恐人不知然使詩只有親迎脫却于歸
一節不覺索然○五章為擇壻而言靡國不
到此詩人襯貼之辭不必實然○六章集傳
曰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按韓為燕
之屬國召公統之故命以築韓非以其為
司空也然則召伯山甫亦司空耶

詩中宣王册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韓侯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絶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本韻（刋字句下）既（同）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本韻○賦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下同）成于王本韻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本韻○江漢之滸（在江漢）王命（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本韻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本韻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本韻○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本韻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本韻○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起二句無韻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命字通韻餘本韻○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本韻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詩人美之之作按此篇平淮夷下篇平徐國亦夷也据詩所稱爲說自允集傳必以此篇爲平淮南之

夷下篇爲平淮北之夷雖徐本近淮然如其說則二篇人但知有淮而不知有徐矣所以來後人之指摘也鄒肇敏曰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爲目常武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之地未嘗指淮夷也

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葢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其證也蠻荆既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漢二篇一是自將

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則還兵北伐亦易易耳何必侈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伐定徐則淮夷之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此說可存

五章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

王也為說雜而複亦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叶韻餘本韻）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本韻○賦也下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本韻）○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本韻）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本韻）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本韻）○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本韻)○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本韻)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本韻)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本韻)○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本韻)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本韻)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本韻)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本韻)

小序謂召穆公美宣王此篇說大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按此尤屬影響之論詩起句無常武字必因其赫赫明明皆為雙字故不可用名為常武耳武字是己常字作者之意則不可知大序因謂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拔詩中極誇美王之武功無戒其黷武意毛鄭亦無戒王之說然則作序者其爲腐儒之見明矣集傳于末章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又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集傳謂詩人作此此又依序謂召穆公作何也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故予謂依序者莫若朱也蓋喜其同爲腐儒之見耳或依集傳之意謂王曰還

歸是所以戒之按詩以王曰還歸收束正見其首尾完善處乃以爲戒辭非夏虫之見乎且夷已乎不歸將安之尤可笑也

此宣王自將以伐徐夷命皇父統六軍以平之詩人美之作此詩餘說見上篇

二章 三事毛傳謂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按此卽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兩無正篇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就緒也鄭氏謂三農之事謬○四章 鋪布也敦頓也布頓兵于淮水之濆截絕也截彼淮浦絕斷其出

人之意○五章緜緜不斷也翼翼不單也不

測不厥詐也不克陣堅也濯征有洸濯其

腥穢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本韻罪

罟不收靡有夷瘳本韻也下同○賦○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人有民人叶叫上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二字罪韻女覆說之本韻之○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字城韻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本韻）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本韻）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本韻）○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本韻）（協語自住）○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本韻）○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叶下同上同）心之憂矣（本韻）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本韻）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本韻）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叶上先）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本韻

此刺幽王寵褒姒致亂之詩小序謂凡伯作未見其然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以詩中有寺字故爲此說按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寺則史無其文詩以婦寺連言者大抵內有女寵寺人密邇自必因緣爲奸不過帶言之非所重也今實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爲言然則何人乎周以前未聞有寺人之禍自秦皇用趙高始有之詩人因婦而及寺亦可謂

有先見之明矣集傳又于三章下引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按此自論後世事與詩旨無涉皆題外閒文且以客爲主尤無謂

三章　長舌猶言長于舌指其善爲譖言故下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乎此正指譖申后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階匪教匪誨謂不待教誨而能爲譖亂者惟婦與寺集傳毫不明○

四章　君子指有位

者卿大夫不當識商賈之行也○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鄭氏曰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較集傳爲明人之云亡必有所指謂賢臣或死或去者今不可知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本韻賦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本韻賦也○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本韻賦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

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叶本韻與茂○賦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句維今之疚不如茲句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引叶韻餘本韻○賦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頻通韻餘本韻○此而賦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本韻賦也

中多貝長句見態

此刺幽王之詩集傳謂刺幽王任用小人

按此詩仍指褒姒爲主蟊賊指褒姒也故

曰內訌謂任用小人涉泛無著落

二章 蟊賊內訌指褒姒訌說文讀也毛傳作潰非

何玄子曰司馬氏曰師多則人讀盡謂以言相惑亂也昏椓指內小臣奄人因緣爲奸者○四章 潰茂及潰止之潰皆訓散亂義曹氏曰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而淠則草不潰茂舊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非矣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舊謂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
小旻而已

詩經通論卷十六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

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禮制又異蘇氏曰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爲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謂明了矣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是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鄭氏曰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非也序傳亦同其意頌有在武王時作者

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
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無韻按頌爲奏樂所歌尤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爲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歎則成四韻愚謂此說是已然一唱三歎恐不必如是泥解卽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爲不可也○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是大序謂周公既作洛邑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謬也按洛誥曰則
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王豈可通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本明堂位之邪說謂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也尤為誣妄集傳偏從序何邪

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以為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為清靜夫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為清明何居濟濟整齊之意集傳釋為衆亦非也于棫樸濟濟

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爲容貌之美何居㸔

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貌之美也皆誤對越在天緊頂秉文之德來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對越文王在天之靈也不必以駿奔走在廟句泥在天在廟爲對也不皆作丕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無韻或下二之字爲韻○賦也〉

此亦祀文王之詩小序謂太平告文王乃

贅語蓋欲切合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之說

也凡祀告文王諸詩孰非告太平乎

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

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

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

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

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此解土四

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與天之不已無異是爲與天爲一 按天命命字必不可作賓字用固已難通 詳下 且前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据以作解中庸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者可盡据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

亦起于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難通乃訓爲道噫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萠宋之儒故尙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之眞面目後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如是釋矣況又有鄭以先得我心于是毅然直犇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盡沒詩之眞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禮記皆然不可爲据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据傳以改經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子謂漸開說

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維周之禎禋字通韻餘字本韻○賦也

小序謂奏象舞妄也朱仲晦不從以爲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惑乎今按其說莫詳于孔疏矣孔疏本非關序今節錄其說可爲關序用其曰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

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
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
清廟相對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
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夫武之樂亦爲象
矣但記文于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
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
並設其文故鄭併武解其意于文王世子
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
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

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說謂禮記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蓋象者象武

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得謂之象舞蓋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原詩安得即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之象舞何況維淸之詩于象舞何涉耶諸儒妬芽蘗者誤信序象舞之說謂禮記諸篇所言象者即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孔疏爲非此偽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獨于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以用兵時刺伐屬文王者謬矣文王雖未嘗無武功而武功豈足以盡

文王文王之德至矣作樂象功乃獨象其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武此尤明證而說者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籥序興爲句斯誠何心哉又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晝于曰武王作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詩明矣

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本韻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邦崇功皇本韻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本韻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神味無窮句不忘刑王忘本韻○賦也

小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按謂成王或可但不必即政耳集傳謂祭于宗廟而獻諸侯助祭之樂歌按四方其訓百辟其刑不類告諸侯語又詔諸侯以不忘前王亦

不類故歐陽氏分兩章以繼序其皇之以上爲君救其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爲臣戒其君之辭然以一詩作兩人語未免武斷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爲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而末因以勉王也其維王其崇之亦是周公語氣若爲王語不當云爾矣念茲戎功謂諸侯協力平定天下之武功集傳謂助祭錫福之大功謬助祭可言大功耶蘇氏謂勉之以念祖父之功嚴氏敬之謂成王時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公于戒其

子孫也

集傳于此篇不顯維德引中庸語于前王不忘引大學語與維天之命引中庸語淇奧引大學語皆同皆與詩旨無涉悉爲閒文其他如鴟鴞之引孔子語靈臺之引孟子語更不盡辨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本韻子孫保之〇末句無韻賦也

小序謂祀先王先公詩中何以無先公集

傳謂祀大王詩中何以又有文王皆非也
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按易
升卦六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則周本有
岐山之祭此說可存鄒肇敏本之爲說曰
天子爲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
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
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又爲之敷
實如此
徂沈括筆談改作岨妄改經文以就我解
最爲武斷集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筆談

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書朱浮
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詩云徂往也葢誤以朱輔爲
朱浮亦非岨字

天作一章七句通作密緝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無韻也○
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
獨此爲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
王無與即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

耶漢儒或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爲合祀之證其經術之疎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是爲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曰道成王之德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治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而頌聲寢此一證也然則毛鄭輩必以成王

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頌皆爲成王時周公作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本韻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本韻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三句無韻或云此詩以三之字爲韻○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于明堂本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當時有此說云

將奉也養也將貼羊享貼牛大牢以牛爲

主故言享位以右爲尊故曰右之伊嘏文王既右饗之亦主天言先爲不敢必之辭後乃既必之之辭故先惟言右後言右饗集傳以既右饗屬文王言此本鄭氏然鄭以右訓助故可如此解今集傳既訓右爲尊（右亦不訓尊以右爲尊耳）蓋然則天右文王又右不可通矣右之不依訓助者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不得訓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無韻下同賦也下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歌周公所作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故知為武王克商後作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故知周公作

此武王初定天下始作巡守集傳舉周禮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無論周禮僞

書不足据卽日周禮据稱周公所定然則
武王時已有之乎亦爲閒文矣干戈弓矢
武也懿德文也三句有偃武修文意時是
也夏大也鄭氏曰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
此得古文之意集[illegible]以夏訓中國未然
周禮鍾師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予通論曰九夏卽褻
左傳肆夏及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附
會爲說以三作九肆夏襲左傳禮記諸篇王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俱杜撰祴夏褻

燕禮賓醉而出奏陔陔作以陔作祴取音
近鶩夏驁大射儀公入驁其二夏字皆增
計九夏惟一肆夏餘杜撰者六又本非夏
名而妄加者二則周禮九夏可遺而弗道
矣惟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夫先
樂金奏肆夏繁遏渠玉藻云行以肆夏郊
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
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儀禮大射燕禮皆
云奏肆夏則肆夏者春秋時用之或即此
詩與否不可知然係後來所用與初製此

詩之旨原無交涉可不必論若國語之繁遏渠詩中無之尤不必論也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從何元子本分章下倣此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本韻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謂祀武王成王康王是已然三王並祭出何典禮得毋鹵

莽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鄒肇敏曰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按成康各有專廟何得謂祔于武廟此妄說也惟新主未成廟乃祔廟然亦只一王如成王崩康王祔之武王廟不應有兩王也朱允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此亦臆測毫無稽据主祭武王之說者范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

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曰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豈不曾作而直待昭王之臣作乎主祭成康之說者朱鬱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王也拔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康二王此何說也李明德曰此蓋昭王時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拔時祭不當祫祫祭止一尸其辭在巳亦疑之何待人駁

乎何玄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然武王廟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聞焉執競之詩爲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卽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數歲祀劉歆曰祖禰則日祭按日祭之典雖于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爲祖康于昭

爲禘執競之詩當是于日祭上食時歌之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禘禰日祭僅見于劉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然何氏搜索及此亦爲難能聊存之以逆此詩之難可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本韻叶第一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妙語于時夏牟界夏本韻○賦也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作也摸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指此
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故知周公作也郊祀有二一冬至
之郊一祈穀之郊此祈穀之郊也小序謂
后稷配天此詩中語是已集傳猶不之信
但曰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意以無祀天
之文也古人作頌從簡豈同雅體鋪張其
辭乎可謂稚見矣

陳常于時夏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爲
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集傳云

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竊恐詩意正不明順如此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本韻）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神味全在虛字）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本韻叶茹）於皇來牟（本韻叶求）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本韻叶年）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本韻叶帝）賦也

小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甚迂詩既無祭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

章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于頌乎鄒肇敏曰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已至耕籍豈容無詩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為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據矣其說近是

今以耕籍之義解之在公公家之事即耕籍之禮也茹度也來謀求度即戒其從耕籍以起下文也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
氏日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
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
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
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
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以農事勑
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
常見勸農之事故勑之也不勑御人以御
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說甚爲詳明是保介
爲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措

耒耜于車右故救之也作集傳者並不闢註疏或惘之不能了了乎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以保介爲籍田之官杜撰殊甚夫保介爲農官之副不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也鄭氏謂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以合月令孟春天子耕籍之說夫月令作于秦人此詩作于武王之世安可以後證前且寅月安得有來牟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本韻叶爾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本韻叶穀

○賦也

小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按春為祈穀夏則雩矣集傳謂亦戒農官之詩辨見上何元子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在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後郊郊而
後耕今既耕而不郊宜其不從也愚以此
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是此詩作于康
王之世乃主作寢廟宮而言不然周自后
稷以農事開國即欲敕農官何不于始廟
之廟舉始祖為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其
說亦巧合存之
集傳曰成王始置農官而常戒命之也季
明德駁曰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
有之況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

置哉是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按傳疏之說甚明詩意只如此此非可鑿然以典制求之甚三十里與十千之義各別不得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篤信周禮引之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云萬耦亦誤當云五千耦）言三十里者舉成數孔氏又疏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按周禮之說本襲考工記匠人九夫為

井句而增廣爲此說必不可據詳見周禮通論孟子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井一夫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之地僅二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萬夫合三十里之地只得謂以百乘百嗟乎詩意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夫爲一里尤謬不特詩言萬夫非百夫之以百乘百而三十里亦非百夫也其幽紐妄合誤而又誤欺世乃如此集傳本之曰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

三十里舉成數也嗟乎無論其不當從鄭之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毫釐不解鄭孔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鄭引周禮萬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作四旁有川是爲四川川當有四萬夫矣鄭謂三十三里少半里今言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詳求歷不解文義直與稚子塗鴉何異乃以註經而後世羣遵之而習讀之不可曉也又曰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亦謬君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因詩無公字遂認私字爲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爲戒農官國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爲僅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云溝洫用貢法亦誤辨見孟子通論請野節

噫嘻一章八句